

劫后余生,幸存家庭十年一聚

这是一个幸运的家庭,“我们一家八口人眼睁睁看着前后的楼房全倒塌了,死伤不计其数,而我们没有一点伤亡。”唐地震三十年后,现年四十七岁的周玉凤回忆。三十年前,周玉凤一家神奇地从死亡的魔掌中逃离,避免了一场人间悲剧。为纪念劫后余生,每过十年,周玉凤一家都要聚会一次,昨天下午,周玉凤和她的亲人们第三次举办晚宴。“这是我们全家人的第三个生日,30年了,一定要一起过。”

【史记·唐山抗震】

避险得当
可减伤亡

□据新华社电 专家研究表明,地震灾害的大小和程度固然取决于地震的大小及地震受体的易损性程度,但震时人们能否选择正确的避险行为,对于减轻地震灾害,特别是减轻对人的伤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地震后唐山市区被埋压在室内的约有63万人,其中约有20万-30万人是自行脱险的,约占被埋压人员的30%-40%,这充分表明,即使在房屋倒塌之后,只要避险得当,利用室内生存空间还是可以大大减少伤亡的。

地震留下
课题教训

□据新华社电 一百年前,里氏7.8级大地震将“西部淘金热”中兴旺起来的美国旧金山市夷为平地;三十年前,另一场大地震袭击了中国唐山市,导致数十万居民遇难。如今这两座城市都再次从废墟中崛起,但是大地震留下的教训与课题,却值得人们长期铭记。

旧金山大地震以来的一个世纪,加州的地震带再没有发生过导致重大伤亡的地震,在这一背景下,公众的防灾意识逐渐淡漠。旧金山大地震百年纪念之际,当地媒体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旧金山湾区居民中只有约20%的人知道地震时应该如何选择避险,真正做好物质和心理准备的人还不到8%。



昨晚,周玉凤(右二)一家人欢聚一堂 实习生 周维强 摄

凌晨
睡梦中掉到了床下

周玉凤原籍南京六合,但生在唐山,长在唐山。“我父亲在唐山当兵,当时我家就住在唐山郊区果园公社附近的宿舍。1976年,我刚从唐山市26中初中毕业。父亲已经确定在那一年年底要转业回来。”周玉凤家的住所,原属唐山交通大学旧址,她家所在的院落为部队军官与交通大学职工混合居住。“院子里一共也就三幢楼,我家那幢是建得最早的,抗震性已经达到七级。”当然这些数据,周玉凤是在地震发生以后才知道。

1976年7月28日凌晨,17岁的周玉凤在一阵剧烈的晃动中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掉到了床下。“外面声音特别大,天色特别黑,我想站也站不起来,就感觉到一切都在摇,摸着墙拉到灯线,灯也拉不亮。爸爸经验多些,很快反应过来。孩子们,是地震了!我们赶紧往外跑!”

当时周玉凤的家中,偏偏遇上了在唐山十多年来住人最多的一天。“外婆在我家,舅舅出差到北方,顺路去唐山看望我们,还带着小表弟,也住在我家。加上我家父母弟妹,一共就是八口人!”

天摇地晃中,八个人跌跌爬爬地奔向前门。然而前门已经打不开。再拖着扶着奔向后门,后门比前门坏得更死。“整个墙都变形了,门被卡死在墙上。于是大家再往前门奔。”推了半天前门还是不开,最后是周玉凤的舅舅用脚把门踹开了。8口人冲出来才发现,空地上已经有了不少从各户逃出来的人们,个个惊慌失措,恐惧万分。

惨烈
前后楼房都已倒塌

那时天色已经有些微微发亮了,周玉凤眼里的一切都是灰白,让她感觉像在梦游。但更让她触目惊心的,是出来以后看到

前后楼幢的情形。“我们家后面的一幢楼房全倒了,再跑到前面一看,前面那一幢整个被震成了一片废墟。一楼有一家一个老奶奶和孙女一同压在一块水泥板底下,老人的白头发在风里飘,太惨了!”

扶着七十多岁的外婆,周玉凤跟着一家人来到附近的高粱地里。这时已经是早上八点多钟,天空开始下起了大雨,由于逃出来时十分慌乱,高龄的外婆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单衣,周玉凤的舅舅决定再回一趟楼房,为母亲拿被子和衣服,舅舅的提议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但是舅舅义无反顾地往回跑,任他母亲在背后哭喊着。万幸的是,楼房始终没有倒塌。“天亮后把活着的人集中起来一清点,我们三幢楼百十户人家只剩30多户了,其中我们家那幢楼的24户人家都没有一点伤亡!”

周玉凤家那幢楼虽然未倒塌,但也摇摇欲坠,不许再有人进入。“部队里搭了大帐篷,30多户人家挤到了一起,所有人都不允许再到房子里去。实在要去取东西的,就统一安排个5分钟左右,快进快出。”

灾难突如其来,且毁灭性极强,以至于人们都麻木了,伤痛甚至已表达不出来。“多数是一家人全闷死了,也有的只剩一两个,但我几乎听不到有人嚎啕大哭。我一个同学叫白玉珍的,她父母在地震中都死了,她就一个人坐在地上,轻轻地哭。”“我看着那些,到后来都没感觉了,一切就像在梦游。你总觉得什么时候就醒了,但老也不醒。”

幸运
父母因故逃过一劫

对于周玉凤来说,最让她感到万幸的是,当天本来要住医院的父母因故没住成,逃过了一劫。周玉凤的父亲身体不大好,7月27日那天本来是要去唐山解放军255医院住院的,结果医院床位都满了,

要他回家等着,结果父亲只好呆在家里。结果地震发生后,医院倒塌了,众多医生和病人被压在了楼板下面。

周玉凤的母亲,今年七十一岁的老人芦素梅回忆当年,除了庆幸更多的是感伤,“我当时在火车站旅社工作,原本那一周是要上夜班。但我是党员,那一周党员学习就调成了白天。结果地震发生,火车站被夷为平地,没听说有人生还。”

而与周玉凤换班的是一位小姑娘,也姓周。“那小姑娘才二十多岁,长得挺漂亮的,结果……”周玉凤一下子红了眼眶。

恐惧
见到楼房也不敢去

地震发生三天以后,救援物资陆续到位。“我们30多户人被集中到果园公社外面的菜地里,挨家发给油毛毡、木头之类,由各户自己搭小棚子。也就够钻几个人的。每天夜里,菜地外面各户轮流抽人值班,防止再有地震来。”

栖身之所解决了,饮食仍有障碍。“吃饭就吃大锅饭,部队食堂抬了两口大锅在空地上支起来,早晚煮稀饭,中午煮干饭,就是各种杂粮。肉啊蛋啊是别想了。”也就在那个8月,周玉凤第一次挑起了水桶。

因走亲戚而遭遇如此意外的舅舅坐卧不安。“舅舅本来是打算8月1日就回南京的,结果地震以后哪也去不了,急得不得了,天天嚷着要回去,外婆也呆不下去了,都要走!可哪有车啊?跟家里也联

系不上,我舅妈天天跑到他的单位去哭。一直捱到地震发生20天以后,火车通了,坐到天津又转车回了南京。”

后来,各家自己动手,在菜地上盖起了一间间简易房。而周玉凤全家则在当年10月底随着转业的父亲迁至南京六合。“回南京之前,我们一家到天津、北京去玩了一圈。在天津住的那天晚上,旅馆房间在楼上,我11岁的弟弟一看是楼房怎么也不敢上去,哭着说怕地震。结果母亲哄他一直哄到半夜。”

庆幸
劫后重生十年一聚

劫后重生,更加凝聚了全家人的感情,每过十年,这家人都要聚会一次,如同大家在一起过生日,感谢上苍赐予他们的第二次生命。

这次相聚是第三次了,团圆的人少了周玉凤的外婆和父亲,但倒是多了好几个小朋友。周玉凤高兴地指着几个孩子说:“这个是我舅舅的孙女,这是我叔叔的孙女……”对于长辈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孩子们还没有完全明白,周玉凤的母亲芦素梅笑着说:“是我们的幸运才有了你们的生命啊。”

晚上六点半,聚会开始,全家人老老少少站了起来,将酒杯举起并聚在一起:“感谢老天,让我们躲过了那场灾难,让我们三十年后还能在这里相聚!”

碰杯声、欢笑声不绝于耳……

快报记者 吴聪灵
解璐 实习生 文好



学生时代的周玉凤(前左)与同学合影 (资料图片)

死亡人数
隔3年才披露

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有24万余人死亡,但这一数字的“解密”却在三年之后。作为这篇“迟到新闻”的记者,原新华社副总编辑徐学江近日披露了当初发出这条消息的来龙去脉。

1979年11月,作为新华社记者的徐学江应邀参加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情况,其中包括死亡人数。“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

他抓紧时间写好消息后,送给大会秘书长(国家地震局科研处处长)审核。为了说服他同意发稿,徐学江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当时,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三年多,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0万等,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徐学江说。

为了说服秘书长,徐学江还说,这次会议是个好机会,新闻是从地震会议上获悉的,报道出去比较自然,不需要解释官方为何在事隔几年后向外界特别宣布。

虽然消息已经晚发了三年,徐学江为了说服秘书长在稿件上签字,一再强调新闻的时效性。“稿件一定要今天发。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这位官员最终没有向上级请示,签字表示同意由新华社发布。

去年9月,国家保密局和民政部联合宣布,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的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将不再作为国家保密事项。同时,政府部门和新闻机构都规范了突发事件报道机制。“执政为民”“公开”“透明”“人民享有知情权”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同理念。

以下是新华社1979年发出的稿件原文:

“新华社大连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全晓书